

# 張隆溪：

# 賦予中國文學史翅膀 飛向世界尋共鳴

儘管文學研究的著作眾多，但是相對於英語世界來說，中國文學在面向非母語讀者的時候仍然顯得十分小眾。而中國作為全球大國之一，擁有數千年文學史，這種稀缺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。早前，由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講座教授、知名學者張隆溪撰寫的《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》（《中國文學史》）面世，為這空缺描寫出精彩的一章。

◆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《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》由著名學術出版社Routledge發行，張教授以清新流暢的英文面向西方讀者娓娓道來，希冀能通過與文學對話，讓他們感受作為世界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文學之獨特魅力。

### 打磨多年「去歐洲中心主義」成冊

張隆溪教授介紹道，十九世紀由歌德所定義的世界文學，很難真正意義上進行閱讀實踐，事實意義上即為西方文學。有感於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，他和同仁策劃了四卷本的《Literature: A World History》（《世界的文學史》）叢書。「差不多用了10多年的時間，」張隆溪說道，「我們是2004年開始的，最先是在瑞典，請了全世界大概20多個人去開會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，之後形成了一個10人的核心小組，來討論怎麼樣把這個計劃推行到一個更大的世界文學的一個歷史。」

他認為，在西方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，也有不少的這種世界文學歷史的講書世界文學，但是大部分都是西方人寫的，「基本上就是從西方的觀點來看，就明顯代表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觀念。基於這樣一個觀念，我們想在我們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去西方中心主義，要去歐洲中心主義。」

### 放手充盈面向世界的中國文學史

但是，由於《Literature: A World History》跨越了整個世界的文學史，相對地，關於中國文學的篇幅便比較少，「在中國文學來講，古代是以朝代來分的，跟別的文化不符合，所以就不能夠既不能以西方的分法，也不能以中國的分法。」張隆溪便着手開始這本《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》的撰寫。

「到了這本書的時候就很自由了，我就不受限制了，寫中國文學史就完全是按照我所理解的，不同朝代不同時期重要的東西都會寫在裏面，不光是唐宋的。所以我從詩經楚辭寫到兩漢文學，非常豐富，尤其是南北朝魏晉時代的文學非常豐富。」或許因為了然於心，也興之所至，張隆溪寫得很快，「大概一年就寫完了。」

書出版之後，許多行外閱讀者發出疑問，為何要撰寫一本英文的中國文學史呢？中文這樣含蓄的語言，用英語又是否能夠準確表達呢？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多，張隆溪首先解釋了自己的初衷，「現在基本上在全世界最流通的語言就是英文，它的影響比任何其他語言都要大，雖然識中文的人最多，但是中文除了中國人看以外，別人不能看。我們一般的中國人，尤其中國的大學生，對西方的了解遠遠超過一個歐洲或者美國的大學生對中國的了解。一個中國學生肯定都知道柏拉圖、亞里士多德、莎士比亞，但是西方的人可能只有Confucius（孔子）這個名字稍微知道一點。」

作為比較文學的資深學者，張隆溪認為這是很大



◆張隆溪

的不平衡，他覺得自己畢生除了進行研究之外，將中國語言推向世界亦是己任，「世界文學的興起讓整個世界的變化可以說不再是以歐洲為中心，這是一個多元的時代。」但同時，他反感狹隘民族主義。「凡是以儒家的觀念來批評文學作品，如符合儒家的政治或者道德的哲學觀念才是好的，我是非常反感的。」

### 譯意境而非直譯文學

張隆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便留學美國，有着深厚的英語基礎，但是，在撰寫《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》的時候，他盡量用淺顯的語言，「很多漢學家當然寫得很好，有很大的貢獻，但是問題係他們把自己的學問做得太過高深，這樣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冷門的東西，社會上不流通，一般人都沒有關心也沒有興趣。」

他介紹道，「文」這個字在中國古代的意義是很寬泛的，跟文字相關的東西都叫文，但是並不等於現在所理解的文學觀念，「我們所理解的文學是藝。」他說，「有藝術性、有美的觀念，有審美價值的東西才是文學。」

「漢學家對於古文的理解很多還是有局限的，主要因為文化上的背景，比如說翻譯英文就有這方面的挑戰，不光是一個語言的問題，是一個對原文的理解的問題。」張隆溪以莎士比亞的劇本舉例，他認為，莎劇未必英國人就懂，「因為很多時代的用語跟現在的英語是不太一樣的。而《中國文學史》裏面翻譯了大量的中國作品成英文，首先翻譯不是原文，要讀原文你去讀原文就好，翻譯是把它變成另外一個語言。」

「並不是說翻譯不能夠有一種美感，但是這種美感是不是就是俄國人讀普希金那種體會？也不見得。但是這個沒關係，只要是好的翻譯，它能夠引起你的興趣、美感，那就可以。」他強調。

### 文學經典要經過時間的檢驗

目前進行的大部分中文學術研究，都是以古文或近代文學作為參考的，這是否代表中國文學在走向下坡呢？張隆溪有自己的看法。「在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，最有名就是陶淵明，在他的時代，包括到了唐代他都不是很有名的，當然大家都知道陶淵明這個人，但是沒有多少人覺得他是大詩人。」他說，「他之所以成為經典，更重要的是因為詩風符合中國整個美學發展的方向，中國人所謂意在言外，言盡而意無窮，幾句話點出來，但是意味無窮，這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美學觀念。」

張隆溪指出，在全世界都對中國文學知之甚少的現實下，按照當今學界固有思路去寫中國文學史於事無補。是以這本《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》，旨在讓那些讀不懂中文、不了解中國文學的人，得以與中國文學共鳴，他賦詩以結：「二十萬言嘗作史，三千歷歲述先賢。先賢不識君莫笑，鶴立蛇行域外傳。」

## 十 書介

### 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(2022年新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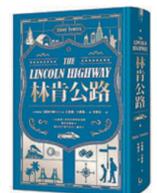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安妮·艾諾  
譯者：張穎綺  
出版：大塊文化



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·艾諾，關於生死、獻祭與救贖的故事。那一年，她是單身的女大學生，而唯一無動於衷的，正是讓她懷孕的那個男人。時間滋養着她體內正在茁壯成形的東西，她得無所不用其極讓它消失！那一夜，她經歷了生與死並存的一幕，那裏有着獻祭與救贖的血肉。四十年後，她重拾記憶深處的這個事件，透過當年的記事本、日記，與殘存的意象，撫觸着心頭漲滿憎恨或甜蜜的一切。

### 林肯公路

作者：亞莫爾·托歐斯  
譯者：李靜宜  
出版：漫遊者文化



以《上流法則》、《莫斯科紳士》暢銷全球300萬冊的作者亞莫爾·托歐斯最新力作。9張明信片，牽引出一段5,400公里道路上10天的出走與追尋，4個夢想重新開始的少年，開始一場橫跨東西岸的冒險……這段旅程匯聚了來自天南地北、形形色色的角色：出身中西部農場的青年、早熟的聰明男孩、巡迴劇團的演員之子，自我放逐以贖罪的流浪漢、到處投機劫劫的牧師、東岸上流豪門子弟、紐約哈林區的黑人小鬼，還有一位長期蛻居曼哈頓帝國大廈、卻寫了眾多英雄離鄉冒險故事的教授……作者用生動的人物和優美的文筆建構出這個多層次、史詩規模的故事，探討了父子關係、童年回憶、人生的機遇與選擇，故事幽默又哀傷，喜劇與悲劇交織、甜蜜與毀滅交融，並具備強烈的時間與空間移動感。當我們被命運、無常玩弄於股掌時，依然擁有希望的權利。

### 松浦彌太郎：我對投資的想法

作者：松浦彌太郎  
譯者：林佑純  
出版：大是文化



本書作者松浦彌太郎，被譽為「全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」，他高中就輟學，在完全不會半句英文的情況下，隻身前往美國流浪。回國後，他把在美國蒐集到的舊雜誌、舊書刊搬回日本開二手書店。四十多歲接手老牌生活雜誌《生活手帖》總編輯，將這本銷量低迷的雜誌改頭換面，成為破百萬本的生活指南。松浦彌太郎說，他原本的人生目標，就是成為有錢人；但當他為了賺很多錢而縮減睡眠時間，身體卻越來越差、朋友也漸行漸遠、賺到的錢也多半用在發洩性消費、完全感受不到幸福和快樂。反覆思索後，他終於體會到，賺錢很重要，但這不是最終目標，重點在於如何有意義地使用，包括如何花錢、花在哪？本書就是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，對金錢、人生，以及投資的想法。

## 《李叔同傳》：李叔同最鮮明的身份標籤是「才子」

書評  
文：韓浩月

李叔同是弘一法師出家之前的名字。許多人是先知道弘一法師，後才去了解李叔同。但了解與知道得越多，就越難以把兩個名字對應到一個人的身上。事實上也是如此，包括研究者在內，也沒人真正說清楚李叔同究竟是如何成為弘一法師的。

近讀汪兆騫先生所著《李叔同傳》，發現這本書的寫作線索，即是想弄明白李叔同的出家原因。這一線索草蛇灰線般貫穿始終，但也偶爾露端倪——在其中的一個章節裏，作者暫時脫離傳記書寫者的隱匿身份，以當下人的姿態站了出來，態度鮮明地表示，李叔同與紅塵一刀兩斷的動機，很難成立。曾寫作過七本《民國清流》的汪先生，對民國文人了若指掌，他肯定了李叔同在書信與言談中所說過的出家理由，並含蓄地指出，起碼在這點上，李叔同也並打算告訴世人真相。

有關李叔同出家，曾有過多種解讀，包括「藝術昇華為宗教」、追求「人格圓滿」、「濟世論」、「厭世論」、「社會責任意識」、「因緣」，但汪兆騫先生以那個年代的例，以及言簡意賅的反問，破解了這些說法的客觀性。當然，作者也沒有進一步追問，只是用這部傳記，記述了李叔同的童年、家庭、與父母親的關係、愛情與婚姻生活等，呈現了李叔同作為普通人的喜怒哀樂。至於是哪一點觸動了李叔同隱入空門的想法，作者也沒有給出答案，這恐怕已成永遠的秘密。

碰巧的是，在讀《李叔同傳》之前，剛讀完三島由紀夫的《金閣寺》，這部久負盛名的小說的主角也是名僧人，三島由紀夫以敏銳的文筆，對這位名字叫清口的僧人的內心，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剖析，那是一片怎樣的內心啊？那是草木肆意生長的荒原，那是燃燒得噼啪作響的火災現場，那是人性幽微與冰冷被熱烈慾望逼迫到一角的擠壓與烘乾……我相信年輕時的李叔同，一樣有過這樣的內在，只是優美的紙、優雅的墨、優秀的詞句，把本該洶湧噴薄的內在一一鎮壓。

李叔同就是一位優秀的「鎮壓者」，他年輕時的才華橫溢、風流不羈、風雅與奇……現在看來也不過是傳統文人釋放內心的常見方式。李叔同有着豐富而龐雜的內在，同時釋放的出口也有許多，比如寫作、辦報、出版、書信、書法、音樂……最後雖然遁入空門，上述出口仍然是他與俗世建立聯繫的通道，只不過又增添了一個經卷編輯、整理與抄寫。李叔同真正徹底斬斷的，恐怕只有情感這一條線，他對原配俞氏、日本妻子雪子、父親、兄長等，都表現出了某種冰冷的決絕。他讓人尊敬，同時也令人嘆息，有時想來，他的故事不過是一齣才子悲劇。

李叔同最鮮明的標籤，也是最不可撼動的身份，都可以歸結為「才子」二字。他的才華來自於童年早慧和良好教育，也依賴於家庭呵護與經濟保障充足。在苦難年代，他未曾遭遇任

《李叔同傳》  
作者：汪兆騫  
出版：現代出版社

何物質上的苦，而精神上的困頓，由於頭緒繁多且飄搖不定，也很難真正找到源頭。在他一生當中的大多數時候，「才華」是能帶給他安全感與存在感的東西，唯有展現才華的時候，他是獨立且熠熠閃光的。他彷彿意識到這一點，身入佛門之後，似有意抵抗才華之外的浮華，但依然為才華所累，這一點，忘年交李芳遠曾寫信提醒，指出他與官紳、名人等往來頗多，已經變成了「應酬和尚」，勸他閉門靜修。他慚愧地接受了建議。

即便成了和尚，但李叔同的文人精神仍然伴隨一生，《李叔同傳》在寫作時，使用了大量的典故故事、詩詞名句，渲染出了李叔同的生存環境與精神源泉。其實不止是李叔同，同時代的其他文人，包括當下諸多舞文弄墨者，又有多少人能擺脫孔孟老莊的影響呢？李叔同出家時，他一直站在一條門檻上，一邊是傳統一邊是現代，一邊是亂世一邊是宗教，他在矛盾、複雜與困頓中，作出了自己的選擇。如今讀他的故事，或可更多地去了解民國文人的精神與內心，也可找到相對無言的默契。



## 李靜寫自傳《多謝我自己》鼓勵年輕人遇困難不放棄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樊慧杰）率隊贏取2020東京奧運女團銅牌的香港女子乒乓球隊主教練李靜，日前在尖沙咀商務印書館亮相自傳《多謝我自己》新書發布會。這是李靜的第一本書，發售藉着分享人生智慧，勉勵香港人逆境自強。

《多謝我自己》全書由八個章節組成，前七章按時間順序，將李靜40年體壇生涯梳理匯集，末尾附有「李靜乒乓小教室」個人感想。

李靜說，自己的人生起起伏伏，由球員到教練並非一路平坦，有過許多難捱的低谷時期。「這本書折射出我對人生的態度，」他想通過分享體育生涯帶來的啟發和人生經驗，將熱情傳遞下去。「希望以我的經歷讓年輕人有多少共鳴，如果能幫到年輕人就更好。」

談到新書賣點，李靜說：「《多謝我自己》不但一反傳統，寫成短篇故事形式，還採用廣東話撰寫及加插廣東話註腳，一來是想我的意思更傳神、貼地到肉，二來都是想傳承我的母語。希望大家能像看故事書一樣輕鬆閱讀，有得看之餘又能享受



◆李靜(右)日前舉辦新書《多謝我自己》分享會。 樊慧杰攝

文字之美。」提到寫書的過程，他坦承道：「寫書和打球不同，不可以自己control。」他在寫書過程中常常要聽取他人的意見，讓自己的表達更完善。

新書得以出版，李靜表示除了「多謝我自己」，更要多謝團隊，「最緊要是團隊精神，多謝每一個幫助過我的人。」他還提到香港政府對體育的支持，「如果沒有香港政府支持，我們就沒有機會出書。」他也期望大眾對體育界多多支持及關注。

分享會現場反應熱烈，李靜回答了在座球友的提問，對業餘球員從專業的角度給出建議。簽名會環節，除購書簽名外，還有球友帶來多副乒乓球拍請李靜簽名，計劃將其作為禮物送給朋友。